

单位

作者：刘震云

第01节 第02节 第03节
第04节 第05节 第06节
第07节 第08节 第09节
第10节 第11节

“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分梨时，办公楼门前设了个磅秤，杂草弄了一地。男老何跟男小林将分得的一筐梨抬到办公室，大家开始找盛梨的家伙。有翻抽屉找网兜的，有找破纸袋的，有占字纸篓的，女小彭干脆占住了盛梨的的草筐，说到家还可以盛蜂窝煤。接着大家又派小林去借杆秤和秤盘，回来进行第二次分配。女老乔这天去医院看医生（据女小彭讲是子宫出了毛病，大家不好问候她），回来得晚些。进门见大家占完字纸篓和草筐等，心上有些不高兴，便径直去翻梨筐。揭开盖子一看，便大声急呼：

“噢，你们怎么弄了筐烂的！”

大家停止找家伙，都探过脑袋来看梨。果然，梨是烂的。有的烂了三分之一，有的烂了三分之二，最好的也有铜钱大一样的疮斑。大家开始埋怨老何和小林，大家信任你们让你们去分梨，你们怎么弄回来一筐烂的？副处长老孙支使老何：

“老何，到别的办公室看看，看看人家的梨怎么样！”

老何一边跟大家解释分梨情况，说总务处规定分梨不准挑拣，挨上哪筐是哪筐，一边跑到外办公室去看。看了一阵回来，松了一口气说：

“别的办公室也是烂的。一处是烂的，二处是烂的，七处也是烂的！”

大家又开始埋怨单位：“好不容易过‘五一’节，拉了一车梨，谁知全是烂的！”

小林这时借回来杆秤，准备分梨。大家说：

“别称了别称了，反正是烂梨，扒堆儿算了！”

小林放下秤，开始扒堆。扒完堆儿，持着手上的烂酱，让大家挑梨。这次分梨不像往常，往常个儿大个儿小，有个挑头，现在大的大烂，小的小烂，大家都不挑了，哪堆离谁的办公桌近，哪堆就是谁的。大家得了梨，都开始赶紧用刀子剝梨，捡最烂的剝剝吃。全办公室一片吃梨声，不像往常舍不得吃。全屋就老何不剝，像往常吃好梨一样洗洗吃。大家说：

“老何，算了，烂的地方不能吃，得癌！”

老何也不好意思，说：“烂的地方也能吃，苹果酱都是烂苹果做的！”

大家知道老何家庭负担重，工资不高，老婆的爷爷奶奶都在他家住着，不再说他，让他吃。

吃着梨，女老乔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梨之所以是烂梨，是因为拉梨的卡车在路上坏了（这车梨从张家口拉来），一坏两天，烂了梨。坏车的原因，是因为上次单位分房，司机班班长男老雕想要一个三居大间，单位分给他一个三居小间。大家将怒气又对准了老雕：

“这老雕太不像话，因为个人恩怨，让大家吃烂梨！”

到了下午，班车快开了，大家都在用旧报纸收拾烂梨，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说车上也有几筐不烂的梨，总务处将它们留下，下班之前分给了几个局领导。大家已息下的怒气又升起：

“娘的，拉了一车烂梨不说，让大家吃烂梨，他们吃好梨！”

副处长老孙说：“班车快开了，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一车梨，要烂都会烂，水果传

染，这是普通常识，他们怎么会有好梨分？”

话音没落，单位的公务员小于提了一兜好梨进来，说是分给男老张的。今天老张没来上班，让找人给他送到家——老张原是这办公室的处长，最近刚刚提升副局长。大家又对老孙说：

“看看，看看，领导可不分了好梨！老张刚提副局长，就分了好梨！”

老孙不再说话，低头整理自己的烂梨，最后又说：

“别议论了，看谁家离老张近，把梨给他捎回去！”

这办公室女小彭跟老张住一个宿舍楼，一个五门，一个六门，她捎最合适。但女老乔还记着女小彭占草筐的事，这时说了一句：

“小彭，你提着烂梨，给人家捎好梨，这事可是孙子干的！”

女小彭原来就跟老张不对劲儿，老张在这办公室当处长时，为写一份材料，说过她“思路混乱”，相互拍过桌子；现在老张虽然升了副局长，但女小彭这人脑子容易发热，发热以后不计后果，这时被女老乔一说（她与女老乔也不大对付），一边瞪了女老乔一眼，一边将已经提起的梨扔到墙角：

“是孙子不是孙子，不在捎梨不捎梨！”

大家提着烂梨都走了，留下一兜好梨在办公室。老孙最后一个走，锁办公室。他平日也与老张有些面和心不和，看着墙角那兜好梨，没有说话，“吧噤”一声将门锁上了。

第二天八点，副局长老张准时到了办公室。老张虽然提了副局长，但桌子暂时还没搬，留在处里。本来按规定他现在上班可以车接了，但他仍骑着自行车。家住崇文区，上班在朝阳区，路上得一个多小时。老张长了个猪脖子，多肉，骑一路车，脖子汗涔涔的。但他转动着脖子说：

“也不见得多累！”

或者说：

“骑车锻炼身体！”

老张进了门，一眼发现办公桌桌腿下蹲了一兜梨，高兴地说：

“噢，不错，分梨了，梨不错嘛！”

这时大家都已陆续进来，纷纷说：

“老张，快别说梨，大家分的全是烂梨，就你们几个局长是好梨！”

女老乔说：“那梨提回家只能熬梨水儿！”

老张吃了一惊：“噢，是这样？这样做多不合适！”

接着将那兜好梨提上办公桌：“吃梨吃梨！我家老婆单位上也分梨，这梨就不提回家了！”

大家便上去吃老张的梨，一边吃一边又说起昨天的事。副处长老孙没去吃梨，在那里抽烟，说清早不宜吃凉东西，弄不好怕拉肚子。女小彭也没吃，将羊皮女式包重重地摔在桌子上，一个人咕嘟着嘴在生气。她清早坐班车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有人将她昨天不给老张带梨的情况作了宣传，成了今天早上一个小新闻。这事迟早会传到老张耳朵里。传到老张耳朵里女小彭倒不怕，只是恨办公室又出了内奸，出卖同志。她怀疑这事是女老乔或副处长老孙干的。

吃完梨，小林收拾梨皮，老孙敲敲杯子，说要传达中央文件。接着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念起来。他念完一页，传给老何；老何念完一页，传给老乔；女老乔念完一页，传给小林……传达文件分着念，是老张在这当处长时发明的主意。因以前老张念文件时，大家剪指甲的剪指甲，打毛衣的打毛衣，老张很生气，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让大家集中精力。后来老张仍嫌不过瘾，又说念文件可以不用普通话，用家乡口音念，大家天南地北凑到一起工作，用各地口音念文件，倒也别有一番情趣。老张现在升任副局长，已经不算这办公室的人，可以不念文件，于是捂着保温杯在那里听。

文件传达到三分之二，来了两个总务处的人，说老张的局长办公室已经收拾好，来帮老张搬桌子。老张问：

“不是说下礼拜搬吗？”

两个总务处的说：“已经收拾好了，局长说还是请老张搬下去，有事情好商量。”

老张说：“好，好，现在正传达文件，等文件传达完。”

两个总务处的就在门口站着，等传达文件。

文件终于念完，大家都站起来帮老张搬桌子，纷纷说：

“老张升官，也不请客！”

老张笑着说：“不是请大家吃梨了嘛！”

大家说：“吃梨不算，吃梨不算，得去芙蓉宾馆！”

说着，搬桌子的搬桌子，搬纸筐的搬纸筐，搬抽屉的搬抽屉，一团忙乱。全屋就女小彭仍咕嘟着嘴在那里生气，不帮老张搬。刚才轮到她念文件，她说“嘴烂了”，推了过去。她还在生今天早上的气。

大家把老张送到二楼，发现原来抬下去的桌子已经作废了，因为老张的新屋子已经和其它局长副局长一样，换成了大桌子，上面覆盖着整块的玻璃板，干干净净的玻璃板上，蹲着一个程控电话。屋里还有几盆花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大沙发，都铺着新沙发巾。干净的屋子，有原来整个处的办公室那么大。

“老张鸟枪换炮了！”

老张笑着说：“以后得一个人呆着了，其实不如跟大家呆在一起有气氛！”

总务处的两个人请示老张：“老张，这旧桌子没用了，我们入库吧！”

老张让给他们一人一支烟：“辛苦辛苦，入库入库。”

接着又给大家一人让了一支烟。

大家抽着烟回到原来的办公室，发现老张桌子搬走，剩下一块空嘴似的空地。灰尘铺出一个桌印子。小林就去打扫。这时大家才发现，老张真的升了副局长，留下一块空地。接着又想这空地该由谁填补呢？大家自然想到老孙，又开老孙的玩笑。

“老孙，老张一走，你的桌子该搬到这里了。”

老孙抽着烟谦虚：“哪里哪里！”

女老乔是个老同志，平时颇看不起老孙，就说：“老孙装什么孙子！看那说话的样子，心里肯定有底！”

老孙忙说：“我心里有什么底！”

大家开完老孙的玩笑，又想起老孙如果一升正处长，谁来接替老孙呢？接着开始各人考虑各人，玩笑无法再开下去。接着便又想起老张，探讨老张为什么能升上去。有的说是因为老张有魄力，有的说是因为老张平时和蔼，还有的说主要还是看工作能力，这时女小彭发了言：

“狗屁，元旦我看他给局长送了两条鱼！”

又有人发生分歧，说老张靠的不是局长，是某副局长，又有人说他靠的不是局长，也不是副局长，是和部里某位领导有关系……正说着，老张推门进来，来拿落下的一双在办公室换用的拖鞋。大家忙收住话题，但估计老张已经听到了，脸上都有些尴尬。不过老张没有介意，拿着拖鞋还开玩笑，指着刚才役搬桌子的女小彭说：

“小彭，窗台上这两盆花，我一走，就交给你了，以后每天下班时倒些剩茶叶水！”

大家神情转了过来，都说：

“倒茶叶水，倒茶叶水！”

老张拿着拖鞋走后，大家说：

“可能他没听见！”

女小彭说：“听见又怎么样！”

这边仍在议论，那边老张提着拖鞋回到他的局长办公室。他听见了。听见了大家议论他怎么升的副局长。不过他没有生气，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如果别人升副局长，他会不议论吗？将心比心，他原谅了大家。毕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不过等老张换上拖鞋，关上门一个人靠到沙发上时，又恨恨地在心里骂了一句：

“这些乌龟王八蛋，瞎议论什么！你们懂个鸡巴啥！爷这次升官，硬是谁也没靠，靠的是运气！”

老张心里清楚，本来这次升官没有他。自一个副局长得癌死后，一年多以来，副局长一直闪着一个空缺。据老张所知，局长倾向提一处处长老秦，部里某副部长主张提七处处长老关。拉锯一年，部里部长生了气，说一年下来，你们这个提这个，那个提那个，还有点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我偏不提这两个，偏提一个你们都不提名的！选来选去，选到了老张头上。老张把这次升任总结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是机会，是运气。

局长、副部长分别找他谈话，又都说是自己极力推荐了他，以为老张蒙在鼓里。老张表面点头应承，心里说：“去你们娘的蛋，以为老子是傻子，老子谁的情都不承，承党的！”今天早上上班，碰到一处处长老秦，七处处长老关，说话都酸溜溜的。老张表面打哈哈，心里却说：“酸也他妈的白酸，反正这办公室老子坐上了！以后你们还得他妈的小心点，老子也在局委会上有一票了！”

老张从沙发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走动，开始打量屋子。屋子宽敞、明亮、干净、安静。照老张的脾气，本来就喜欢一个人呆着，不愿跟许多人一个办公室，没想到奋斗到五十岁，才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心里又一阵辛酸。年龄不饶人啊。又想到老秦老关仍在大房间呆着，又有些满足，都不容易。本来自己也没妄想当副局长，退二线的鱼网都买好了，没想到一下又让当副局长。既然让当，就当几年。吃过中午饭，老张躺到长沙发上，盖一件上衣，很快就入睡了。这在大办公室是绝对不可能的。那里睡没大沙发不说，刷饭盆的刷饭盆，打毛衣的打毛衣，女小彭的高跟皮鞋走来走去，哪里睡得着啊！

老张睡到半截，猛然惊醒。他突然想起，自己还不会用程控电话呢！他忙跑到桌子前，看新电话的说明书，按着说明书的规定，一个一个按电话的号码键，分别试着给妻子、女儿单位打了两个电话，告诉她们自己的电话号码变了，以后别打错了。又吩咐老婆今天回家时买一只烧鸡。

四月三十日，单位会餐。总务处发给每人一张餐券。中午每人凭餐券可以到食堂免费挑两样菜，领一只皮蛋，一瓶啤酒。按往常惯例，这顿饭一个办公室在一起吃。大家将菜分开挑，然后集中到一起，再将皮蛋啤酒集中到一起，将几张办公桌并在一起，大家共同吃。再用卖办公室废旧报纸的钱，到街上买一包花生米，摊在桌子中心。所以一过十点半，大家都开始找盆找碗，腾桌子，十分热闹。连往常工作上有矛盾的，这时也十分亲热，可以相互支使，你去买馒头，你去涮杯子等等。

到了十一点，大家准备集中盆碗，到食堂去挑菜，抢站排队。这时老何提着自己的碗盆来到老孙面前：

“老孙，我家里蜂窝煤没了，得赶紧赶回去拉煤。”

大家听了有些扫兴，都知道老何是心疼他那两份菜，一只皮蛋，一瓶啤酒，不愿跟大家一起吃，想拿回去与家人同享，孝敬一下他老婆的爷爷奶奶。老何怕老婆，大家是知道的。据说他兜里从来没超过五毛钱，也不抽烟。

女小彭说：“老何，算了，划不着为了两份菜去挤公共汽车！”

女老乔说：“算了算了，老何不在这吃，我们也不在这吃，这餐别聚了！”

老何急得脸一赤一白的：“真是蜂窝煤没有了嘛！”

老孙摆摆手：“算了老何，在这吃吧，蜂窝煤下午再拉。停会儿我找你还有事，咱们到下边通通气。”

老孙说要“通气”，老何就不好说要走了，只好边把饭盆扔下，边说：

“真是没有了蜂窝煤！”

接着，在别人集中碗盆到食堂去排队时，老孙拉着老何，到楼下铁栏杆外去“通气”。所谓“通气”，是单位的一个专用名词，即两个人在一起谈心，身边没有第三个人。办公室的人常常相互“通气”。有时相互通一阵气，回到办公室，还装着没有“通气”，相互“嘿嘿”一笑，说：

“我们到下边买东西去了！”

不过老孙“通气”不背人，都是公开化，说要找谁“通气”。

铁栏杆外，老孙与老何在那里走，“通气”。走到头，再回来，然后再往回走。老孙穿一套铁青色西服，低矮，腆个肚子；老何瘦高，穿一件破中山装，皱皱巴巴，脸上没油水，鼻子架一副已经发黄的塑料架眼镜。二十年前，老何与老孙是一块到单位来的，两人还同住过一间集体宿舍。后来老孙混得好，混了上去，当了副处长；老何没混好，仍是科员。当了副处长，老孙就住进了三居室；老何仍在牛街贫民窟住着，老少四代九口人，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一开始老何还与老孙称兄道弟，大家毕竟都是一块

来的，后来各方面有了分别，老何见老孙有些拘束，老孙也可以随便支使老何：

“老何，这份文件你誊一誊！”

“老何，到总务处领一下东西！”

一次单位发票看电影，老何带着老婆去，老孙带着老婆去。座位正好挨在一起。大家见面，老孙指着老何对老婆说：

“这是处里的老何！”

老何本来也应向老婆介绍老孙，说“这是我们副处长老孙”，但老何听了老孙那个口气，心里有些不自在。大家都是一块来的，平时摆谱倒还算了，何必在老婆面前？就咕嘟着嘴没说话，没给老婆介绍。不过没有介绍老婆仍然知道了那是老孙，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老婆对老何发脾气：

“看人家老孙混的，成了副处长，你呢？仍然是个大头兵，也不知你这二十年是怎么混的！”

当然，老孙还不是他们这茬人混得最好的，譬如老张，也是同集体宿舍住过的，就比老孙混得又好，所以老何不服气地说：

“老孙有什么了不起，见了老张还不跟孙子似的！”

老婆顶他一句：

“那你见了老张呢？不成了重孙子？”

老何不再说话。娘的，不知怎么搞的，大家一块来的，搞来搞去，分成了爷爷、孙子和重孙子，这世界还真不是好弄的。老何不由叹息一声。

老孙平时很少找老何“通气”，上级下级之间，有什么好通的？所以老孙一说找老何“通气”，老何心里就打鼓，不知道这家伙要“通”什么。

谁知老孙也没什么大事，一开始东拉西扯的，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后来问：

“你还住牛街吗？”

老何抬起眼镜瞪了他一眼：

“不住牛街还能住哪里？我想住中南海，人家不让住！”

老孙没有生气，还笑着说：

“屋里还漏雨不漏雨？”

一提屋里漏不漏雨，老何更气，说：

“四月十五日那场雨，你去看看，家里连刷牙杯都用上了，为这还和老婆打了一架！姑娘都十八了！”

老孙一点不同情地说：“谁让你级别不够呢！你要也是处长，不早住上了！”

老何更气：“我想当处长，你们不提我！”

老孙“咯咯”地笑。后来收住笑，掏出一支烟点着，说：

“老何，咱们说点正经的，说点工作上的事。你看，老张调走了……”

老何一愣：他调走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孙看着老何：“你个老张不像话。当初咱们住一个集体宿舍，里外间住着，现在他当了副局长，按说……老何，我不是想当那个正处长，按说，处里谁上谁下，是明摆着的，但昨天我听到一个信息，说咱们处谁当处长，局里要在处里搞民意测验，你看这点子出得孙子不孙子！我估计这点子是老张出的！”

老何说：“这不是最近中央提倡的吗？”

老孙说：“别听他妈的胡扯，老张提副局长，又测验谁了？他当了副局长，不做点好事，倒还故意踩人，心眼有多坏！他跟我过去有矛盾！”

老何看着老孙。

老孙说：“这样老何，老张不够意思，对我有意见，我也不怕他。咱们也不能等着让人任意宰割。这样老何，咱们也分头活动活动，找几个局里的部里的头头谈谈，该花费些就花费些，弄成了，这处里是咱们俩的，我当正的，你当副的！”

老何一下惜在那里，半天才说：

“这，这不大合适吧？”

老孙说：“你真他妈的天真，现在普天下哪一个官，不是这样做上去的。咱们一个屋住过，我才跟你这么说，咱们也都别装孙子，我只问你一句话，房子你想不想住？这副处长你想不想当？”

老何想了半天，说：“当然想当了。”

老孙拍着巴掌说：“这不就结了！只要咱们联合起来，就不怕他老张！局委会上，

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刚当副局长，说话还不一定有市场！”

老何说：“等我想一想。”

老孙笑了，知道老何要想一想，就是回去和老婆商量商量；而只要和老婆一商量。他老婆必然会支持他跟老孙干，于是放心地说：

“今天就到这里，该吃饭了。估计测验还得一段时间，还来得及。不过这话就咱俩知道，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老何这时做出不必交待的神情：“那还用说。”

边回去老孙又说：“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老张这人太不够意思。”

中午会餐，大家在一起吃。因大家不知道老孙与老何“通”了些什么，也就没把这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十分热闹。只是令老何不解的是，老孙背后说了老张那么多坏话，现在却亲自把老张从二楼请回来参加处里的聚餐，并提议“为老领导干杯”。于是老何心里觉得老孙这人也不是东西。

饭吃到两点，散了。下午单位不再上班，有舞会。大家脸蛋都红扑扑的，但没有醉。唯独女老乔因为这两日心情不好，显得喝得多了些；不过喝多以后，似什么又都通了，心情又好了起来，也跟着一帮年轻人到二楼会议室去跳舞。

老何没有去跳舞，他家里还真是没有了蜂窝煤，于是给老孙打了一声招呼，请假回家找三轮车拉蜂窝煤去了。

小林今年二十九岁，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分到单位已经四年了。小林觉得，四年单位，比四年大学学东西要多。刚开始来到单位，小林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譬如说，常常迟到早退，上班穿个拖鞋，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还常约一帮分到其它单位的同学来这里聚会，聚会完也不收拾。为此老张曾批评过他：

“小林，你认为还是在大学听课呢？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当时他还不满意老张，跟他顶嘴。

再一条说话不注意。譬如，他和一帮大学同学在一起，相互问“你们单位怎么样”，轮到他，他竟说：

“我们办公室阴阳失调，四个男的，对两个女的！”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单位，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大怒。

再譬如，当时他和女老乔对办公桌，那时女老乔子宫还没有出毛病，挺温和，主动关心他。女老乔是党小组长，就私下找小林“通气”，劝他写入党申请书。并好心告诉他，现在办公室写入党申请书的，还有老何；别看老何到单位二十年了，只要小林积极靠拢组织，就可以比老何入得早。虽然当时女老乔与老何有些个人矛盾，但对小林总是一片好心，但小林竟说：

“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让老何先入吧！”

后来小林幡然悔悟，想入，也已经晚了，那边已经发展了老何，并说小林这时想入，还需要再培养再考验，提高他的认识。你想，把党说成“贵党”，可不是缺乏认识吗？目前小林每月一份思想汇报，着重谈的都是对“贵党”的认识。

小林幡然悔悟得太晚了。到单位三年，才知道该改掉自己的孩子脾气。而且悔悟还不是自身的反省，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这也成了他想入党而屡屡谈不清楚的问题。大家一块大学毕业，分到不同的单位，三年下来，别人有的入了党，他没入；评职务，别人有的当了副主任科员，有的当了主任科员，而小林还是一个大头兵。再在一起聚会，相互心里就有些不自在了，玩笑开不起来了，都不孩子气了。住房子，别人有的住了两居室，有的住了一居室，而小林因为职务低，结婚后只能和另外一家合居一套房子——不要提合居，一提合居小林就发急。所谓“合居”，是两个新婚的人家，合居在一套两居室时，一家住一间，客厅、厨房、厕所大家公用。刚开始结婚小林没在乎，夫妻有个住的地方就可以，后来合居时间一长，小林觉得合居真是法西斯。两家常常为公用的空间发生冲突。一个厨房，到了下班时间，大家肚子都饿，谁先做饭谁后做饭？一个客厅，谁摆东西谁不摆东西？一个厕所，你也用我也用，谁来打扫？脏纸篓由谁来倒？一开始大家没什么，相互谦让，时间一长大家整天在一起，就相互不耐烦。两个男的还好说，但两个男的老婆是女的，这比较麻烦。一次冲突起来，就开始相互不容忍，相互见面就

气鼓鼓的。最后弄得四个人一回去就不愉快，吃饭不愉快，睡觉也不愉快，渐渐生理失调，大家神经更加不耐烦。隔三岔五，总要有不起眼的小事发生一场或明或暗的冲突。

与小林夫妇同居的一家，那女的还特别不是东西，长了个发面窝窝白毛脸，泼得要命，得理不让人。两家的蜂窝煤在一个厨房放着，一次小林爱人夹煤，无意中夹错一个，将人家的煤夹到了自己炉子里。谁知人家的煤是有数的，发面窝窝一数，便大骂有贼，丢了东西，还把小林晾到阳台上的西装外套，故意丢到楼下一洼泥水里。

还有厕所，一开始规定两家轮流值班，后来乱了套。两个女的都有月经期，一个女的扔到厕所月经纸，另一家就不愿打扫。时间一长，厕所的脏纸堆成了山。马桶也没人涮，马桶胶盖上常溅些尿渍。一次小林说：

“算了算了，打扫一次厕所累不死人，他们不打扫，我去打扫！”

谁知老婆不依，拉住小林的衣脖领不让去：

“你不能去，咱们得争这口气，看怕那泼妇不成！”

时间一长，厕所更脏。一次下水道堵塞，屎尿涌出，流了一地。但大家仍赌气都不去打扫，任它流了三天。

但这还只是麻烦的开始。去年四月，小林夫妇避孕失败，怀了孩子，今年二月生下来，更加麻烦。妻子生了孩子，小林将母亲从乡下接来照顾，准备让老人家睡到过厅里。但睡了一晚，对方就明确找他谈，说那里是公用地方，不能独家睡人。人家说得有理，小林只好让母亲睡到自己屋子里。婆媳睡到一个屋里，时间一长又容易起另一种矛盾。对方那女的不会生孩子，对孩子的哭声特别讨厌。孩子夜里一哭，她就在那间房子里大声放录音机。孩子一听声音，更加不睡，弄得小林夫妇和他母亲很苦，半夜半夜抱孩子在屋里走。小林爱人说：

“那人不是人，是野兽！”

人也好，野兽也好，你还得与他们同居一室，小林常常说：

“什么时候自家有一个独立的房子就好了，哪怕只一间！”

而独立有房，必须主任科员才可以。你在单位吊儿郎当，什么都不在乎，人家怎么会提你当主任科员？没有主任科员，人家怎么会分给你房子？

还有物价。×他姥姥，不知怎么搞的，这物价一个劲儿往上涨。小林的科员工资，加上老婆的科员工资，养活一家四口人根本不够——不够维持生计。一家人不敢吃肉，不敢吃鱼，只敢买处理柿子椒和大白菜。过去单身时，花钱不在乎，现在随着一帮市民老太太排队买处理菜，脸上真有些发烧啊！还有，你吃处理菜或不吃菜都可以，孩子呢？总不能不吃奶、不吃鸡蛋、不吃肉末吧？一次老婆下班回来，抱着孩子就哭，小林问哭什么，老婆说，单位的人谈起来，人家孩子都吃虾，我们对不起孩子，明天就是把毛衣卖了，也得给孩子买一堆虾吃吃；看孩子这小头发黄的，头上净是疙瘩，不是缺钙是什么？……小林当时也落泪了，哭着说对不起妻子和孩子，怪自己工资太低。而工资要提高，就得在单位提级。而要提级，不在乎是不行的。

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孩子老婆，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后来小林上班常常发愣，盯着老何看。他从瘦瘦的脸上毫无油水和光彩的老何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如果自己像老何那样，快到五十岁了，仍然是个科员，领那样的工资，住那样的房子，怎么向老婆孩子交待？于是觉得身上冷飕飕的。人家会问：

“你这几十年是怎么混的！”

从此小林像换了一个人。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大家的看法很有意思，过去小林不在乎、吊儿郎当时，大家认为他应该吊儿郎当，不扫地不打开水不收拾桌子是应该的；现在他积极干这些，久而久之，大家认为他干这些也是应该的。有时屋子里偶尔有些不干净，暖壶没有水，大家还说：

“小林是怎么搞的！”

小林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也开始追求进步，给女老乔写入党申请书，一月再写一次思想汇报。还得经常找女老乔、老张、老何几个党员谈心。渐渐小林有这样一个体会，世界说起来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身边周围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任何人都例外，具体到单位，部长是那样，局长是那样，处长是那样，他小林也是那样。你雄心再大，你一点雄心没有，都是那样。

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也是和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你不入“贵党”，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副处长呢？而要入党，就得写入党申请书，就得写思想汇报，重新检查自己为什么以前说党是“贵党”而现在为什么又不是“贵党”而成了自己要追求的党！谈清楚吧，小林，否则你就入不了党。你就不能混好，不能混上去，不能痛快地吃饭、睡觉、拉屎撒尿！

你还不能太天真。你真以为写好申请书写好思想汇报谈清“贵党”就可以入党了？错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更重要的步子，是得和党员搞好关系。没有铁哥们儿在党内替你顶着，入张三入李四是入，为什么非让你小林入？譬如，这办公室女老乔是党小组长，你就得和女老乔搞好关系。从个人感情讲，小林最讨厌女老乔。女老乔五十出头，快退休了，嘴唠叨不说，身上还带着狐臭，过去小林刚来单位对一切不在乎时曾说：

“单位应该规定，有狐臭者不准上班，不然影响一屋人情绪！”

这话传到女老乔耳朵里，女老乔曾找老张哭诉一次，说新来的大学生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现在你要入党，就得重新认识女老乔及她的狐臭，夏天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得一月一次挨着她的身子与她汇报谈心。

光汇报谈心还是不够的，总得在一定时候做些特别的表示，人家才会给你特别出力。一次大学的同学又聚在一起，谈一个话题，说与各级官员睡过觉的未婚女青年到底有多少？大家都说中国的女孩没有骨气，小林说：

“不然不然，正是因为女孩是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五月二日这天，单位仍然放假，小林坐地铁到女老乔家拜访去了。去时带了两袋果脯和一瓶香油（母亲从老家带来的），一袋核桃（孩子满月时同学送的），几瓶冷饮。老婆一开始不同意，说你怎么能这样，小孩子下月定牛奶还没有钱。小林给老婆解释，现在小孩没钱定奶去看人，是为了小孩以后更好的吃牛奶。扯半天，小林都有些急了，说老婆“目光短浅”，是“农民意识”，老婆才放他走。到女老乔家里，小林坐了半个小时，吃了两只苹果，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一段小林表现不错，小组已经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横竖就是上半年。女老乔又说，快退休了，总得给同志们办些好事。出了女老乔家的门，小林很高兴。女老乔送了他一段，他挨着女老乔走，也不觉她身上有狐臭。告别女老乔坐地铁，在地铁又巧遇同办公室的女小彭。女小彭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去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花枝招展的女小彭，这时告诉他一个信息，说节后单位要搞民意测验，看谁当他们的处长副处长合适。小林心里说：不管谁当，反正现在轮不到我；我抓紧的是先入党。车到崇文门，他跟女小彭说声“明天单位见”，下了地铁，上地面换公共汽车。出了地铁，阳光太强，他一下迷失方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9路车站牌子。

节后上班，果然办公室搞民意测验，看这办公室谁当处长副处长合适。测验时，组织处来了两个人，发给每人一张纸条，让在上边写名字。并说，人选不一定局限在本办公室，别的处室也可以选。说是民意测验，其实也就几个“民”：老何、女老乔、女小彭和小林。老孙属于回避对象，不在办公室。组织处的人说：

“写吧，背靠背，不要有什么思想压力！”

老孙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想着屋里的情景，心里像小猫乱抓，乱糟糟的。他知道单位要搞民意测验，但没想到这么快，一过“五一”就搞，让人措手不及，没个活动的余地。他以为这又是老张出的主意，心里十分窝火，骂老张真不是东西，一条活路也不给人留。原来老张在处里时，他是与老张有些矛盾，但现在你副局长都当上了，何必还念念不忘，苦害这些弟兄呢？其实这次是老孙错怪了老张。搞民意测验是老张提出来的不错，但动作这么快，却不怪老张，是组织处自己搞的。原来组织处也没想这么快，准备搁到五月底，但处长在四月三十日那天犯了痔疮，联系好医院近期要动手术，动手术要住一段院，故处长想在动手术之前，把处里的事情清理清理，民意测验就这么提前了。但老孙不知道“痔疮”情况，仍把帐记到了老张头上。岂不知这些天老张正为自己当了副局长精神愉快，根本不会管其它乱七八糟的事，去苦害别人。

但不管怎么说，这事情给老孙弄了个措手不及。原来老孙准备和老何联合起来，

“五一”后分别找几个局领导甚至部领导谈谈，让取消这次民意测验，现在看做这项工作是怎么也来不及了。老孙退而求其次，五月一日上午听到消息，下午找到牛街老何家，讲了这么一个消息，然后说既然找局领导部领导来不及，只好找被测验的人了。于是分了一下工，老孙负责找女老乔，老何负责找女小彭和小林，对他们晓以大义，关键时候要对同志负责，不能不负责任地乱填。在这件事情上，老何一开始有些犹豫，后来是准备跟着老孙干一场的。因为他回家跟老婆一说，老婆十分支持，并说老孙拉他干这事，证明老孙看得起他！不过老孙到他家一说情况发生变化又这么复杂，老何脑筋又有些发懵，后来经老孙又开导一通，老何才又重新鼓起了劲头。当天晚上，老何便去到女小彭家里找女小彭（按老孙的交待，去女小彭家还不能让老张看见，他们住一栋宿舍楼），今天一上班，老何又赶忙拉小林下去“通气”，“通”了半天，耽误了到食堂打早饭，老何仍没有将事情向小林“通”清楚。小林只是含含糊糊听出，他入党的问题已经快了（这消息昨天已从女老乔那里得知），接着又说处里谁当领导待会儿就要搞民意测验，届时要注意。注意什么，老何并没有说清楚。虽然老何没有说清楚，但等到组织处来办公室搞测验时，小林毫不犹豫地在纸条上写上了“处长老孙副处长老何”的字样。写老孙老何并不是小林看懂了老何的意思或他对老孙老何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他听说自己快要入党，不愿意本办公室的党组织发生变动，不愿意再从外边来一个什么人。组织结构一变动，有时会带来一个人命运的变动，这一点小林终于明白了。

等大家填完纸条，组织处的人就带了回去。女老乔又找小林下去“通气”，问：

“你填的谁？”

小林这时学聪明了，反问：“乔大姐，您填的谁？”

女老乔撇撇嘴说：“有人亲自找我，想让我填他，我偏偏不填他！我填的全是两个外边的！”

小林说：“我填的也是外边的！”

女老乔很高兴，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回到办公室，女老乔又找女小彭“通气”，谁知女小彭还记着以前跟女老乔的矛盾，不吃女老乔那一套，一边对着镜子抹口红，一边大声说：

“我爱填谁填谁，组织处不是说保密吗！”

女老乔吃了一憋，脸通红，自找台阶说：

“我不就问了一句吗？”

然后，老孙找老何“通气”，老何又找小林“通气”，老孙又找女小彭“通气”，女小彭又找小林“通气”等等。

终于，在三天以后，老孙从组织处一个同乡那里，打听到了测验结果，兴奋地找老何“通气”：

“不错，不错，老何！结果不错。除了一个女老乔，其他人表现都不错！”

老何听了也很高兴，说：“不错，不错。”又说：

“小林这小子真不错，一点就破，不背后搞小动作。虽然刚分来浪荡一些，这一段表现不错。怎么样老孙，下次组织发展，给他解决了算了。”

老孙连连点头，说：

“可以，把他解决了。”

老孙又说：“咱们再分头到局里部里活动活动。现在看形势不错，障碍就剩一个老张了！”

老何说：“只要部里局里其他领导没意见，群众又有基础，一个老张，也不见得就能把谁置于死地！”

老孙说：“就是，他无非是蚍蜉撼树！”

说罢“蚍蜉撼树”一个星期，局办公室来人，说，近日局里张副局长要出差到包头，请处里派两个随行人员。老孙接到通知心里就不自在，你升官晋级没想到处里的同志，现在出差受累找随行人员，又想到了处里。什么随行人员？还不是去提提包拉拉车门买买车票管管住宿发票一类事？但这表面上又不好违抗，便决定要女老乔与小林去。可临到出差前一天，老孙又改变了主意，撤下女老乔，换成了他自己。他思想经过激烈斗争，决定还是不能跟老张制气。制气弄僵了，虽出了气，但自己肯定还会继续受损害，不算高明。高明的办法还是如何化敌为友，将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所以他决定亲自跟老张出差，利用这次机会，将以前的矛盾给清除了。如能清除更好，清除不了，也不致受大的损害。

于是老张、老孙和小林，一起坐火车到包头出差去了。不过火车上三个人并没有睡在一起。老张提了副局长，就有资格在软卧车厢；老孙和小林坐硬卧，车站给了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小林睡上铺，中间隔一个人老孙睡下铺。

火车一开动，老孙交待小林在车内看好东西，就去软卧找老张，变消极为积极。

其实老孙和老张的矛盾也没有什么。两人一块到单位，一块睡集体宿舍，后来一直在一个处工作。那时两个人关系不错，无话不谈。当时处里有一个老处长，多病，常常不上班，老孙对老张说：

“不能上班就算了，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老处长耳朵里，老处长从此对老孙恨得要死。老孙怀疑这话是老张告诉了老处长，两个人谈话，别人怎么会传出去？但这事又不好调查，只是从心里觉得老张这人不知怎么样，出卖同志。后来老处长退位，新处长就换了老张，虽然后来老孙也当了副处长，但两人内心深处便有了隔阂。老孙觉得老张人品不好，老张觉得老孙斤斤计较。加上两人初结婚时两家在一个房子里合居过，两人的老婆因为打扫厕所吵过架，所以两人之间的疙瘩越结越深。无奈人家老张官越升越大，自己总在人家管辖之下，虽然他人品不好，还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事隔这么多年，还得主动去找人家和解，去化消极为积极。老孙感慨地想：做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找着老张的软卧房间，老孙敲了敲门，老张拉开门见是老孙，倒笑容满面地招呼：

“快进，快进！”又拍拍床铺，“坐下。”

老孙坐下，老张便端一听饮料让他，又说：

“跟我出差，随便派个人算了，你亲自来！”

老孙说：“老领导出差，我不跟来像话！”

老张说：“老孙，你别跟我‘领导’‘领导’的，咱们可对办公桌坐过十几年！”

老孙笑着说：“那好，老张出差，我愿跟着，还不行吗！”

老张“哈哈”笑了。

笑完，两人便觉得很窘，没有说话。其实老张一见跟他出差的是老孙，心里很不舒服。过去一同来到单位，一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虽然有了分别，但毕竟是一块来的，带个这样的随从，就无法从容的指派他干这干那，从工作考虑，这是不利于工作的。何况两人有过种种摆不上桌面的矛盾。但正因为有矛盾，老张便不好辞退他，这世界上事情也是荒唐。老张知道，老孙念念不忘当年他到老处长那里汇报他。其实老孙不知道老张的苦处，老张并没有汇报老孙，只是在自己老婆面前，说过老孙说老处长如何如何。后来老张老婆与老孙老婆吵架，老张老婆一气之下，在一次和老张去医院看望老处长时把这话给说了。当时出医院老张还骂了老婆怪她出卖朋友。可这里边事情的昏昏冥冥，又如何向朋友解释？所以老张既无法解释，反过来就怪老孙太小心眼，记住一件事情不放，不是个男子汉做领导的材料。他倒渐渐也看不起老孙。

两人就这样对坐在软卧，车过南口，还没有话说。最后还是老孙打破僵局，问起了老张的孩子。老张如释重担，舒了一口气，也问起老孙的孩子。谈了阵孩子，老孙突然说：

“老张我早就想给你说一句话！”

老张吃了一惊，支起耳朵严肃起来：“你说，你说。”

老孙说：“我早就想给你做检讨，当年咱俩一块到单位，你对我一直很关心，像个老大哥似的，后来只怪我不懂事，做了些不恰当的事……”

老张听了这话，忽然感动起来，说：“老孙，看你说哪儿去了，不要那样说，应该说，咱们关系还是一直不错！”

老孙说：“老张，我还得请求你原谅我！”

老张说：“老孙，可不要这样说，咱们是同志，是不错的同志。”

老孙说：“老张，不管以前我做得怎样不对，以后你说哪我做到哪，就是前边是个坑，你老领导说句话，我就先跳进去再说！”

老张说：“老孙，不要这样说，也不要‘领导’不‘领导’的，其实这个领导我来当也不合适。我内心总想，虽然党信任我让我干这个差使，但从心里，咱还得按普通一员要求自己。”

老孙说：“可不，全单位都有反映，说老张当了副局长，上班还骑自行车。”

老张说：“我那是锻炼身体，看这脖子！”

如此，两人说得很热烈，一直到服务员请到餐车吃饭。到了餐车，你要掏钱，我也

要掏钱，互握住对方伸到口袋里的手，弄得两人都挺激动。这时两人倒像回到了当年一同来到单位一同睡集体宿舍的时候。

可等吃过饭，双方都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冷静下来，双方又都觉得刚才像一场表演，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没有交流。老孙回到硬卧车厢，渐渐觉得自己除了赔了一顿饭钱，什么都没谈；老张回到软卧车厢，躺在软铺上，渐渐觉得刚才的举动有些荒唐，有些失雅，于是便有些懊恼，竟禁不住骂了一句：

“这老孙，又他妈的想往我眼里揉沙子！”

但两人都忘了一点，他们吃饭时，把小林给拉下了。不过小林虽然别人把他忘了，他自己也没饿着，他还怕两位领导请他去餐车，他已经先在茶缸里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方便面是老婆给他预备的。他想将出差的旅途补助给省下来，好下一月给孩子定牛奶。那是一个女孩，快三个月了。女儿，上个月苦了你了！他吃着方便面，在心里说。但又想到这次领导挑自己跟着出差，证明领导信任自己，证明前程有了光明，心里又有了安慰。

差出了两个礼拜，老张、老孙、小林就从包头回来了。

办公室的女老乔，今年五十四岁。再有一年就该退休了。女老乔这人在子宫出毛病之前，态度比较温和，为人也不错。但她有这样一个毛病，有事没事，爱乱翻别人的抽屉。别人问她：

“为什么翻人家的抽屉？”

答：“看看有无我的东西。”

久而久之，大家知道女老乔这个毛病，都把能锁上的抽屉全锁上，剩下不能锁的抽屉扔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任她翻。

但女老乔不敢翻女小彭的抽屉。女小彭这人虽然头脑简单，但头脑也容易发热。容易发热的人不好对付。用女老乔的话讲，女小彭是个既无追求又无事业心的人，纯粹一个家庭妇女。你看，她既不要求入党，又不要求进步，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无人能奈何她。而女老乔最讨厌世界上可以存在不讲秩序、可以不奈何他的人，所以见了女小彭就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害怕她的头脑发热。所以两个人像狗狼相见一样，两害怕。但一遇到事情，能扑到对方脚下咬一口，就咬一口。“五一”节前办公室分裂，两人就产生一些小疙瘩。不过产生疙瘩后女小彭不在乎，女老乔在乎，常常独自生气，见了女小彭就更加别扭。

老张老孙小林出差回来，照常上班。小林随老张老孙出差时，女小彭曾让他从包头捎回来一双狗皮袜子。到包头以后，小林倒是在商店里见到一些狗皮袜子。但来时女小彭没有给小林钱，小林就在袜子跟前犯了犹豫。自己给老婆都舍不得买这袜子，何必给别人买？女小彭连个党员都不是，自己也从她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就没有给女小彭买。可等出差结束，一登上返回的列车，小林又有些后悔。一个办公室坐着，人家让捎双狗皮袜子，自己都_没有捎，让人家看着自己多么小气！越想越后悔，后悔不该在包头不给女小彭买袜子。后来车停在下花园，有农民在火车站卖蝈蝈，五毛钱一个，还带一个高粱蔑子编织的蝈蝈笼子，不贵。小林给女儿买了一个。后来灵机一动，为了补偿小彭，也给小彭买了一个。但他担心女小彭不喜欢蝈蝈，会为不给她捎袜子生气。谁知小彭见了蝈蝈比见狗皮袜子还高兴，兴奋地跳跃，扔下化妆盒来抢蝈蝈，然后转着圈子在屋里逗蝈蝈，用手指头触它的须，还掐老张留下的花骨朵喂它。还对小林说了一句：

“小林，你真好！”

女小彭高兴，苦恼了在一旁冷坐的女老乔。正巧女小彭跳跃时碰倒了女老乔的废纸篓，废纸撒了一地，而小彭又没有帮女老乔去收拾，女老乔更气，一边自己收拾废纸，一边把篓子摔摔打打的。但她又不好因为这事对女小彭发作，女小彭也不把女老乔的摔打当回事，女老乔只好对着女小彭的背狠狠瞪了几眼。因为女小彭的蝈蝈及欢乐是小林带来的，所以女老乔对小林也产生了不满。后来女小彭上厕所，蝈蝈仍在办公室唱歌，女老乔气鼓鼓走到老孙面前：

“老孙，你管不管吧，办公室都快成动物园了！”

老孙正兀自坐在那里抽烟，在想自己的心思，见女老乔来打岔，就有些不满，何况他平时也对女老乔看不起，就摆摆手说：

“算了算了，不必夸大事实，一只小昆虫，何必动物园。”

女老乔碰了壁，心中更气，回来就对小林发作：

“小林，以后上班就上班，别吊儿郎当的，往办公室带动物！”

小林对女老乔不敢得罪，她是党小组长。只好脸一红，喃喃地说：

“下次不这样，下次。”

女老乔心中的怒气稍稍消了一些。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地步，似乎也就算完了，过几天大家就把这事给忘了。偏偏中午又出了岔子。中午吃饭时，屋里就剩下女老乔、女小彭和小林。女小彭也是一片好意，也是为了报答蝓蝓的情谊，边用小勺往嘴里送饭，边对小林说：

“小林，恭喜你啊！”

小林愣住：“我有什么喜？”

女小彭往前伸了一个头，低声说：“你们出差期间，老何跟我‘通气’，他说，他跟老孙商量的，准备让你入党……”

这消息对于小林已不算消息，他早从女老乔那里听说了，出差期间老孙也给他“通”了气，现在女小彭又说，更加证实是真实的。小林心里当然高兴。但办公室还坐着一个女老乔，女小彭来“通”这气，考虑到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小林就怪女小彭不犯考虑，忙给女小彭使眼色，用嘴角向女老乔方向努了努。但女小彭并不理解小林的意思，倒理解成让自己注意女老乔——于是，女小彭作出一点不在乎女老乔的神情，更加大声地说：

“老何说，还让我向你学习呢！”接着又“哈哈”大笑，“可我入不了党，看谁把持着党的大门呢！”

果然，女小彭的话，又刺怒了女老乔。女老乔看女小彭得意忘形的样子，心中发气：你女小彭连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管入党的事呢？小林入不入党，还用得着你“通气”？接着由对女小彭生气，又转移到小林头上；你小林正在积极入党，不埋头好好工作，尽干些拉帮结伙的事，和女小彭挂上了，给她带蝓蝓，跟她“通气”；还背着我跟老何挂上了让他们发展你入党。有别人管你入党，就用不着我了，就和女小彭串通起来气我。好，我看你依靠别人，能顺利入得上党！这小子表面老实，背地倒那么多花花肠子，“五一”节还巴巴结结给我送礼，现在跟领导出一趟差，攀上了高枝，就把我老乔给甩了。我是党小组长，看你能逃过这一关不成！女老乔自己在那里边想边生气。后来女小彭出去解手，女老乔无意中犯了老毛病，就报复性地去小彭座位坐下，去翻她的抽屉。正翻着，女小彭进来，原来她不是解大手，是解小手，提前回来，看到女老乔在翻自己的抽屉，大怒：

“住手，老乔！不准乱翻我的抽屉！”

其实女老乔翻女小彭的抽屉是无意的。现在经女小彭一声当头断喝，才明白自己在翻女小彭的抽屉，一时怔在那里，竟答不出话来。

女小彭站到女老乔面前，得理不让人地训斥，也是对刚才事件的报复：

“你翻什么，你翻什么，我问你翻什么！你脑子发昏了是不是？那么大年纪了，怎么不长点出息，怎么爱偷偷摸摸翻人家的东西！”

女老乔仍张口说不出话。这时老孙老何都回到办公室，和小林一起去劝解。女老乔仰脸看了一圈众人，突然也发怒了，那怒似乎是对着众人：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接着站起身，一脚踢翻自己的废纸篓，双手捂脸哭着出去了。

女老乔哭了，女小彭笑了。笑得“咯咯”地，说：

“看她以后再翻人家的抽屉！”

老孙仍在想自己的心平不知哪点又让他不顺气，皱着眉头敲了敲桌子：

“算了小彭，看办公室成了什么样子！”

老何新换了一架金属框眼镜，不时拿下来用衣襟擦。这时也擦着镜说：

“算了算子，老乔这段身体不太好，大家要体谅她！”

小林没有说话。他知道，今天女小彭跟女老乔冲突，不是好事，对女小彭没什么，但最后结果不能不落到自己头上，女老乔会对自己生气因为今天这场冲突，多多少少是因为自己引起的。下午见女老乔回到办公室，两眼红得像两棵桃，手又捂着肚子（说不

定子宫毛病又犯了），心中更加不安，一边埋怨女小彭这女人太冒失，一边就想找机会安慰女老乔，以弥补今天的损失。可办公室坐满了人，女老乔又铁坐在那里，不出去解手，小林也找不到机会。后来好不容易下班了，小林便紧走几步，与女老乔一起去坐班车。着看前后无人，便紧挨着女老乔的身说：

“乔大姐，不要紧吧？”

刚说完这句话，小林又后悔这句话说得不得体，什么“不要紧”？是说身体（子宫出毛病）“不要紧”，还是说受了女小彭欺负“不要紧”？果然，女老乔没领他这个情，倒回头狠狠瞪了小林一眼：

“告诉你小林，你以后少挨我！小小年纪，怎么学得这么两面派！”

小林怔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来。等回过味来，女老乔早不见了。小林只好叹息一声，沮丧地一个人下楼去。这时他伤感地想，他怎么和这么几个凑到一个单位！当初毕业分配，如果分到别的部局，就一辈子见不着这些鬼男女，就是分到了这个局，如分到别的办公室，也见不到这些鬼男女。可偏偏就分到这个办公室。回头又一想，如果别的单位别的办公室，天下老鸦一般黑，又能好到哪里去？边想边叹息，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也不轻松。宿舍下水道又堵塞了，合居的那一家女的在另一间屋里发脾气，他这边屋子，女儿“哄哄”在哭，母亲患了感冒，妻子坐在床边落泪。小林想；

“娘啊，这日子啥时能熬出头呢？”

副局长老张上班开始不骑自行车了。每天开始“伏尔加”接送。应当指出的是，坐小车上上班不是他的本意。从他的本意，他仍想骑车上下班，锻炼一下身体。看看自己这猪脖子，不锻炼哪行啊！所以从外地出差回来，仍骑车上下班。但行政处的处长来找他，斜欠着身子坐在沙发上，说：

“张局长，我想跟您请示一个事！”

老张说：“老崔，不要说请示，你说，你说。”

老崔：“以后您上下班不要骑自行车了，车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老张摆摆手：“不要安排车，不要安排车，我爱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老崔不再说话，斜着坐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

老张有些奇怪：“怎么了老崔？”

老崔将烟头捻灭，为难地说：“老张，本来这话不该我说，您不要骑自行车了，咱单位又不是没车。别的局长副局长上下班都是车接，您想，您要老骑自行车，别的局长……”

老张猛拍一下脑袋，恍然大悟过来。可不，自己刚当局领导，考虑问题还是太简单！自己光考虑锻炼身体，骑自行车，不坐小车，就在别的局长副局长面前，摆了另外一个样子。这对自己倒没什么，对别的局长副局长，可不就有了影响。多亏老崔提醒，不然时间一长自己还浑然不觉，说不定人家就有意见，说自己假充样子，给别人难堪。刚当领导，考虑事情还是不周全。多亏老崔提醒。多亏老崔提醒。于是有些感激地对老崔说：

“那好老崔，从明天开始，我听你的！”

老崔马上高兴起来，站起来说：

“还是张局长痛快，让我们下边好做工作。”

老张忙着给老崔让了一支烟。老崔接过烟点着，乐哈哈地走了。

从五月二十五号这天，老张上下班开始车接车送。一开始老张有些不习惯，认为不如骑自行车随便，想快快，想慢慢，这小车“呼”一下就过去。但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觉得坐小车也不错，看看路上的行人，看看等公共汽车拥挤不堪的男女，觉得还是比骑车强一次。小车开到他家家属楼下，再也发动不着，他只好又骑车上上班，倒又觉得骑车不习惯，路途好远。就这样，老张开始坐车。单位有些人一开始有些议论：“老张一局长，也‘呼啦’一下坐车了！”议论一阵，也就不议论了，开始习以为常，认为他该坐车。只是苦了老张的脖子，在下边老搭拉一块肉，无法再骑车锻炼。老张只好买个哑铃，搁在办公室，每天来到这里举一下。举得通身大汗，效果也不错。老张的老婆不是东西。见老张有了专车，她单位正好在路途中间，就总想蹭老张的小车坐坐。但老张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就给老婆解释，那车是单位配给他坐的，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家属不要

随便搭车，否则同志们会有意见。老婆有些不满意，嘟嘟囔囔的，但老张就是不让她坐。除了两次下雨，实在没办法，老张征求司机意见：

“小宋，你看今天下雨，让老胡搭一段车怎么样？”

司机倒爽快，还为老张征求他意见感动，一挥手：

“上车！”

老张坐车的消息传到办公室，大家都说：

“原来老张当了副局长骑车上班，也就是做做样子啊！”

也有的说：

“当了局长，就该坐车，不坐白不坐！”

一片议论声中，唯独老孙没有参加，兀自在那里抽自己的烟。老孙这一段心情不佳，自己的事情还考虑不完，没有心思管老张坐车不坐车。老孙心情不佳的原因有二：一、上次跟老张一块出差，除了一路辛苦，时常主动贴些饭钱，与老张的交流效果不佳。虽然老张也对他有说有笑，但谈话总无法深入到思想深处，去解开那深处的历史的疙瘩。历史遗留问题在行政上可以平反，但思想历史疙瘩，却实在难以解开。这趟差算是白出了。二、上次组织处进行处长副处长民意测验，当时测得很迅速，但测过以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老孙到组织处同乡那里打探，明面上的原因是组织处长还没出院，上次痔疮手术做得没除根，还要重做一次；但更深的原因，同乡就不知道了。同乡只是一个科员，不知道领导层的动向。老孙积多年政治经验得出，提升怕沉闷，各方面一沉闷，杳无音信，就容易出岔子。而一出岔子，事情就难办。他还听到一些谣言，说局里倾向从外边派一个新处长，并具体说是谁是谁，这不等于完了？他将这忧愁告诉给老何，老何只会摘下眼镜用衣襟乱擦：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只好等着了！”

老孙将一腔恼怒发到老何头上。他想，当初结联盟，怎么拉上这么个无用的东西？不过他没有将恼怒明发出来，那样太有失风度，也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开展，只好叹口气说：

“还得多方面做工作呀，总不能束手待毙！”

停了有三天，这天办公室没了别人，老何喜孜孜地来到老孙办公桌：

“老孙，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老孙看老何那样子，也心头一动，忙将烟卷从嘴上拿下：

“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老何仍笑：“你猜！”

老孙以为事情有了眉目，也十分高兴，一般他不与老何猜什么，这时也猜起来：

“组织处有了消息！”

老何摇摇头。

“局里有了消息？”

老何摇摇头。

“部里有了消息？”

老何摇摇头。

老孙说：“我猜不出，那是什么？”

老何说：“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下礼拜天老张搬家！”

老孙一下泄了气，像个瘪了气的皮球。又禁不住对老何生气：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这算什么消息！”

老何说：“怎么不算消息！你想，老张搬家，我们组织全处帮他搬家，不是能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老孙鄙视地看了老何一眼，禁不住骂道：

“你他妈懂什么！要不说你永远是个科员，拉上你真他妈的倒霉！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你帮他搬家，他就提拔你！要去你去匡正我是不去，老张他算个他妈的什么东西！满脑袋旧观念，农民意识！”

老何遭一顿抢白，灰溜溜地退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这时小林进来，嗅到了屋里的紧张空气，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天小林失掉了女老乔，就拼命靠拢老孙与老何，现在见老孙与老何似发生了冲突，心里又有些沮丧。他衷心盼望所有党内的同志都团结起来，不要闹分裂。因为党内一闹分裂，他小林就没戏，平时就白积极，白积极上班，白积极打开水抹大家的桌子，白积极靠拢组织。

果然，到了礼拜天，老张搬家。从原来与女小彭同一座楼的宿舍，搬到局长楼。这次老张接受以前骑自行车的教训，当总务处通知他搬家时，他没故意做任何姿态，痛痛快快地答应，然后通知老婆在家收拾东西。

搬家这天，帮忙的人很多。单位出了两辆卡车，总务处雇了三个民工，也有单位里自愿来帮忙的同志。办公室中，小林来了，老何来了。今老何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来老孙对老张那么大开骂口，在家搬了一半的时候，也骑着车子来了。来了以后还笑着打哈哈：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老张忙拍着两手尘上迎出来，又有些感动地说：

“老孙，你还来！处里的同志们来了就算了。”

老孙说：“我不是来帮你搬家，是帮你在新房安排布局。我这人爱摆治房子布局！”

老张“哈哈”笑了：“好，新房怎么摆听你的，你先坐下抽烟！”

老孙就真的先坐在卡车踏板上抽烟，一边与老张说话，一边看着老何小林搬东西。

小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来时换了一身破军装。瘦弱的老婆看他换衣服，不由伤心起来，说：

“小林，你不要去，别老这么低三下四的，我看着你心里难受！”

小林说：“我何尝想帮这些王八蛋搬家？可为了咱们早搬家，就得去给人家搬家！”

小林来到这里以后，是最埋头苦干的一个。一言不发，抬大立柜，搬花盆，抱坛坛罐罐，累得一身汗。老张老婆是个长着蒜鼻头的女人，也过意不去地说：

“歇歇，歇歇，看把这小伙累的！”

由于来了两辆卡车，帮助搬家的人又多，所以一趟就把东西搬完，拉到了局长楼。来时老张老孙老张老婆老张女儿坐到了驾驶室，其他人坐在车上。老何跟小林坐在一起，老何说：

“本来今天不想来了，反正在家也没事，就来了。”

小林没有说话。

到了局长楼，开始往上搬东西。老孙不搬，跟老张老婆上去规划屋子。小林随着上去看了看老张的新居。乖乖，五居室，一间连一间，大客厅可以跑马，电话已经装上。有厨房，有厕所，厕所还有个沐浴盆，厨房煤气管道，不用再拉蜂窝煤。小林看这房子有些发愁：他们一家三口人，怎么住得过来！还是当局长好。当局长果然不错。小林便觉得这次来帮搬家没有来错。

到了中午，一帮人将东西搬齐，按老孙指挥各方面摆好，果然摆得整齐有序。老张“哈哈”笑，说老孙真有布置房子的才能。老孙抽着烟说：

“屋里还缺塑料地面，不然摆上更好看。”

这边布置完毕，那边老张女儿已经用煤气做好一桌菜，请大家吃酒。老何拍拍两手尘土说：

“老张可真是，帮搬个家，还做饭。不吃了不吃了！”

老张上前拦住他：“老何，忙了一上午，不能走，不能走！”推他去洗手。

大家洗了手脸，就在客厅里吃饭。喝了些白酒，喝了些色酒，还喝了些啤酒。老孙喝得满脸通红，似有些微醉，两眼泪汪汪的。但没有说什么。老张老婆关切地问：

“要不要躺躺老孙？”

老孙说：“不用不用。今天帮大哥搬家，高兴，喝得多些。”

老张说：“没喝多，没喝多。”

饭毕。大家辞行。老张交待司机，让把大家都送回家。老孙是骑自行车来的，就径直骑车先走了。大家走后，老张上厕所，发现小林还呆在厕所里。原来小林吃过饭，发现厕所马桶内还有几片黄黄的污碱没有刷净，就没有跟大伙走，自己悄悄留下，来收拾它。他先例上强硫酸，然后用铁刷来刷，老张上厕所看到这情形，不禁有些感动：

“小林，你怎么还没走，你怎么干这个，快放下，让我来干！”

小林用胳膊袖擦着头上的汗说：

“快完了，快完了，你不用沾手！”

小林将马桶收拾干净，又将刚刚谁扔到便纸篓里的几块腔卫生纸端出去倒掉。从那几块脏纸里，小林发现一块卫生纸条，上边红红的血。看那血的成色，不像是老张老婆的，可能是老张女儿的。但小林没有做过多的联翩浮想，顺着垃圾道就倾了下去。

小林将脏纸篓送回去，老张已经将一盆洗脸水准备好，让他洗手脸。洗过手脸，老

张又让他再坐一会儿，亲自给他倒茶，削苹果，剥糖。小林看老张为他忙这忙那，心里也有些激动，说：

“老张，你也挺累的，歇歇吧！”

老张老婆过来说：“今天搬家数这小伙子踏实，看给累的！”

老张说：“小林不错，小林不错。”老张开始从心眼里以为小林不错。以前在处里时，小林刚分来，吊儿郎当的，老张看不惯他。现在看，小伙子踏实多了。在下楼梯时，老张问这问那，问了小林许多情况。最后又说：

“前几天老孙跟我说了你一些情况，不错嘛，年轻人，就是要追求进步，不能吊儿郎当混日子！”

小林急忙点头。又说：

“老张，以后对我你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该说就说！”

老张说：“是要说，是要说！我这人就有这个毛病，对越是不错的同志，要求越严格！”

最后两人分手，老张还在后边喊：

“有时间到家来玩！”

小林说：“老张，回去吧！”

女老乔请假不上班了。她向局里告了状，说办公室有人欺负她，这班是无法上了。局里就让人到处里问怎么回事。并说：老同志了，又快退休了，何必欺负她。女老乔一告状，老孙着了急。这一段是关键时期。他就怕这一段办公室出事。组织处在那里盯着呢。这一段空气沉闷，就让老孙心焦，现在女老乔又忙中添乱，老孙恨死了这女人。但老孙表面上还不能发恨，只能笑着给人家解释，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因为一只蝓蝓，因为翻抽屉，同志个人之间有些矛盾，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接着又说，他做为处里的负责人，没有解决好也有责任，现在马上就着手解决，让局里领导放心。

送走来人，老孙气得摔了一只杯子，骂道：

“这个屌婆娘，快回家抱孙子了，还这么乱捅马蜂窝，出门汽车怎么不轧死她！”

又对女小彭发怒：

“那个烂婆娘，你理她干什么！”

谁知女小彭说：

“她不上班正好，办公室清静！”

“清静！”

老孙发怒以后，当天下午，就骑自行车到女老乔家里去，和颜悦色请她回去上班。

女老乔正在家和小保姆制气。这两天女老乔情绪不好，家里小保姆也倒了霉。女老乔数了数家里的鸡蛋，正好少了一个，抓住罪证，就惩罚小保姆马不停蹄地干活。小保姆本来不怕女老乔，但看她这次生气不一般，怕她犯病，因她一犯病就躺在床上不动，让她捧汤倒水侍候，所以也接受女老乔的指使，女老乔的气才消了一些。

女老乔将老孙领到客厅里，老孙放下公文包说：

“老乔，别生气了，上班去吧。”

老孙一说“别生气了”，女老乔倒又生起气来，说：

“我不上班，那办公室成了动物园，动不动还有人欺负我，我是上不成班了！”

老孙笑着说：“算了老乔，老同志了，别跟年轻人生气，明天早上开始上班吧！”

女老乔又说：“我看办公室也多我一个，都成了人家的市场，我不上班了，我要向局里反映，提前退休！”

老孙说：“不行不行，这样可不行老乔，你不能这样，处里有好多工作还离不开你！”

女老乔听了这话，心中稍有些舒坦，但又故意说：

“处里能人多得很，我有什么离不开的！”

老孙说：“写材料搞总结，向各省写公文，还是得老同志！一份公文，代表着一个部，弄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女老乔说：“那倒是。上次小彭就写错了，闹了大笑话！老张批评她思路混乱，她还不服气。纯粹一个家庭妇女！”

老孙说：“就是放下工作不说，说个人关系，现在老张刚调走，处里就我一个人招呼，你是老同志了，不能给我拆台。事情千头万绪，我一个人能招呼得过来？还得依靠老同志！”

女老乔听到这里，脸上有了笑容。但又说：“我去上班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老孙抽着烟说：“什么条件，你说你说！”

女老乔说：“要让我上班，我就仍得把党里的事管起来！”

老孙说：“你管你管，你是党小组长！”

女老乔说：“我要管党，咱们上次议论的问题就得重新议论，小林不能让他入党！”

老孙吃了一惊。跟女老乔吵架的是女小彭，现在女老乔却瞄上了小林，老孙弄不懂这曲折的关系。便说：

“老乔，上次跟你吵架的是小彭，小林并没有不尊敬你！”

女老乔又说：“我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的！我通过事情看出来，小林这个人是一面派，咱们党里不要这样的人！”

老孙说：“他怎么两面派？”

女老乔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还跟小彭粘粘糊糊的，我最看不上这个，他不能入党！”

老孙叹息：“小林也不容易！”

女老乔又生起气来，说：

“如果你们要保他，我就不上班！发展党员总得讲个原则！”

老孙说：“好，好，你上班你上班，党里的事可以在小组会上重新议论！”

就这样，第二天女老乔上班。处里又平安无事。女老乔上班以后，果然要召开党小组会。女老乔慷慨激昂的，说了小林一大堆缺点，还说得帮助他克服缺点，得延长他的发展日期。老孙坐在那里抽烟不说话，老何虽替小林争了几句，但也不敢得罪女老乔（女老乔一闹不上班，好像大家都欠她什么），于是只好苦了小林，让他的入党日期往后推了推。

第一次斗争胜利，女老乔情绪昂扬起来，每天上班来得很早，工作很积极。有时人变得似乎也开朗了，有说有笑的，与老孙的情绪低沉形成了对比。不过女老乔跟别人有说有笑，甚至还搭讪着要跟女小彭说话，但就是不理小林。小林几次要上前与她搭讪，她都是说：

“各人干好各人的工作，其它都是不管用的！”

给小林碰了个大红脸。

小林已经听说自己入党向后推迟的消息。他万万没有想到，无意中得罪了女老乔后果竟是这么严重。平常的打水扫地收拾梨皮，都算白干了。甚至帮老张搬家也白搬了。有时想起来，小林真想破罐子破摔，那样他就可以拿出以前的大学生脾气，好好将女老乔教训一顿，不气她个半死，起码也让她子宫重新犯病。但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小女儿，就又把一切都咽了。后来还是老孙看他可怜，给他出主意：

“老张不是对你看法不错，你可以找老张谈谈！”

小林说：“老张又不是党小组长，找他谈有什么用！”

老孙说：“我让你找他谈，你就找他谈。你找他谈，管用管用！”

小林就去找老张谈。果然管用，老张连连说：

“老乔这样做不对；哪个同志没有缺点？不能抓住不放！我找她谈，我找她谈。”

老张接着就找女老乔谈，让她端正对小林的认识。女老乔果然听老张的话，说：

“我也是一时生气，老张不要大在意。下次开党小组会，我们再复议一下。”

老张满意地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女老乔为什么听老张的话？原来女老乔也有心思。女老乔所以闹腾来闹腾去，工作忽冷忽热，一会上班一会不上班，内心深处是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工作了一辈子，再有一年就退休了，还是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她心里不服气。她倒不是想在这次领导变动中当处长副处长，她只是想退休之前，单位能给她明确一个副处级调研员。这样，她退休面子好看，回家对儿女也有个交待。而副处级调研员，得几个局领导研究，所以她听老张的话。

一招奏效，小林情绪有些高涨。但谁知下次开党小组会，女老乔并没有将小林的事拿出来复议。她又从另一个侧面对小林不满意：他小小年纪忒不老实，竟因为这事背着人跑到局里告她的状，果然不是东西！本来，这事情倒可以复议，现在看，就更加不能

复议了。所以小林的事就又拖了下来。小林得知以后，情绪又低落下来。虽然仍是该打水打水，该扫地扫地，表面上仍有说有笑，只是内心打不起精神。老何见他说：

“小林，不要打不起精神，像我，可四十五岁才入党！”

小林说：“我没有打不起精神！”

但小林却常常一个人在那里苦闷。有时回家还苦闷，夜里失眠，想想这想想那，有天到凌晨五点还睡不着（又不敢翻身，同屋睡着妻子、母亲和小女儿），真是急得两眼冒金星，对女老乔恨得要死。可第二天到单位，仍得强打精神，打水扫地，见了女老乔还得想办法怎样才能跟她搭讪上，解开这疙瘩。

女小彭这几天也情绪不好。她倒不是为了入党，而是向老孙请假，要到石家庄她姑妈家去玩。老孙拉着脸说：

“这个不上班，那个要请假，这还办公不办公了？咱们解散算了！”

女小彭说：“别人上班不上班我不管，我要休我每年十二天的假！”

老孙说：“七月份休就不行了？七月份你姑妈家就从石家庄搬走了？石家庄我去过，像个大村庄似的，有什么玩的！”

女小彭说：“就玩！”

老孙说：“我就不准假！”

老孙不准假，女小彭就去不了，所以女小彭情绪不好。整天又见女老乔在办公室趾高气扬的，走来走去，连老孙都让她三分，不由骂道：

“这老孙也是他妈的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老何眼近视，这天正好不小心又碰倒了女小彭桌上的茶杯，茶水流了一桌子，又流了一抽屉，急得女小彭蹦跳，骂老何：

“你眼睛了！几十年白活了，碰我茶杯！”

老何倒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拿起抹布给女小彭擦桌子和抽屉，甩流到纸张上的水。

女小彭对老何发过脾气，情绪似乎开始好转。该上班上班，该说笑笑。第二天下午，办公室就剩下女小彭与小林。小林正一个人在那里闷头想心思，女小彭悄悄来到他身边，猛然照他肩上拍了一掌。小林吓了一跳，刚要发急，扭头见是女小彭，也就笑了。女小彭问：“想什么呢？”女小彭也没追究，只是说：

“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下午三点半的，你敢跟我去看不敢？”

小林看看办公室已没有别人，说：

“怎么不敢？走，我跟你去看！”

两人收拾东西，便去看电影。临出办公室门，小林又犹豫一下：

“老孙不会再回来了吧？”

女小彭说：“看把你吓的，为入一个党，至于吗！告诉你，他今天去部里听报告，回不来了！”

小林放心了，于是又走。刚要迈出办公室，女老乔从外边回来了。小林又犹豫了。女小彭看到小林一见女老乔犹豫，心中不禁发火，大声问道：

“小林，这电影你还敢看不敢看？”

小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看了女老乔一眼，嘴里边说“敢看敢看”还是跟女小彭走了。

第二天老孙上班，女老乔就找老孙汇报，说，看看，不发展小林入党还是正确的，昨天你一不在，就上班时间拉着女小彭看电影去了，嘴里还说着“敢看敢看”。老孙皱着眉听完，说：

“我知道了，我找小林谈谈！”

然后就找小林谈了谈。小林一边向老孙解释当时情况，一边还说：

“那电影写中越战争的，没意思极了！”

老孙说：“不管写中越战争也好，写中法战争也好，下次要注意！特别是在老乔眼皮下怎么能干这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小林边点头说：“下次注意，下次注意”，边恨女老乔这人真不是东西，“真不是人x的”！但他又不敢把老孙的谈话告诉女小彭，怕由此又会引起什么新的争端，那样对自己会更加不利。

老张家在局长楼已经住了一个月了。房子住着倒是满舒服的，老婆孩子都满意。但作为老张，出来进去倒是有些别扭。因同楼住的其他局长，过去都是他的上级，出来进去，上来下去老碰面，老张感到有些别扭，还不如住在原来的楼中自在。但时间一长老张就习惯了。他们是局长，自己也是局长，何必见他们不自在？于是再碰面，别的局长跟他打招呼：

“吃了老张？”

过去他总是脸上堆着笑说：

“您吃了局长？”

现在也随随便便地说：

“吃了老徐？”

上班别人拉车门上轿车走了，他也拉车门上轿车走了。车一前一后地走，他靠在后背上前后打量，也不觉得自。坐轿车多么不自在。倒是其他局长都知道老张是怎么上来的，对他运气这么好有些嫉妒。大家从心里并没有一下子就把他当作局长，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见他倒先把自己放到平起平坐的位置，心上有些不自在，私下议论，都说老张当副局长以后，有些自大不谦虚。所以有一次他到正局长老熊家串门，说了些别的，老熊又吞吞吐吐对老张说：

“老张啊，刚走上领导岗位，要注意谦虚谨慎！”

老张听了一愣，接着马上点头称是，出了一身汗。但等回到家落了汗，又愤愤地骂道：

“别他妈的跟我装孙子！我都当上副局长了，还让我像处长一样谦虚？让我谦虚，你们怎么不谦虚？”

骂了一阵，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脱脱衣服就躺在老婆身边睡了。第二天早起，见人该怎么打招呼，还怎么打招呼；该怎么碰车，还怎么碰车。时间一长，大家也不好老说他“不谦虚”，只好由他去。渐渐也就“老张”“老徐”随便了。随便了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自然了，自然了也就等于承认了。倒是正局长老熊心里说：

“这他妈老张还真行，别看长了个猪脖子，还真有些特点和个性！”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老张一天一天和别人一样在单位与家之间来来往往。一切都很正常。可到了八月二号，老张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出得很偶然。不过这件事对老张影响不好。一开始是小范围知道，后来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弄得全局都知道了。

这天小林和往常一样到单位上班。到了办公楼，小林就觉得气氛有些反常，大家出来进去都急匆匆的，脸上都带有一种神秘和兴奋。一开始小林没在意，以为又是单位分裂分鸡，后来扫完办公室的地，拎着暖瓶到水房打水，在水房碰到七处的小胡，小胡神秘地问他：

“知道了吗？”

小林说：“知道什么？”

小胡说：“真不知道？老张出了事！都两天了，你呀！”

小林吃了一惊：“老张出事了？出了什么事！”

小胡更加不满意地：“你可真是，老张出了作风问题！”

“啊！”小林更加吃惊，弄得一下子手忙脚乱，瓶塞子一下盖错了位，“嘭”地一下弹到天花板上。但等小林从地上找到塞子，又重新盖好暖瓶，连连摇头说：“老张出作风问题，不可能，不可能，你别胡说！”

小胡拍着手说：“看看，看看，我就知道你不相信！”

说小林“不相信”，小林倒有些犯疑乎，问：

“和谁？”

小胡说：“你猜！”

小林将单位几个风流女人想了，说：

“张小莉？”

小胡摇头。

“王虹？”

小胡摇头。

“孙玉玲？”

小胡摇头。

小林说。“这不结了！我就知道老张不会出事。就是出事，也不会出这事。就是他想出这事，他那个样子，一副猪脖子，谁和他出呢？”

小胡笑眯眯地说：“可就出了呢！我给你缩小一下范围，女的在你们办公室！”

小林又奇怪起来：“我们办公室？和女小彭？”

小胡摇头：“不是”

小林拍巴掌：“这不结了，别的就没有了，再有就是同性ng，”

小胡“咕咕”地笑：“你忘了还有一个女的，我告诉你吧，和女老乔！”

小林差一点自己像瓶塞一样弹到天花板上：“和女老乔？这怎么可能！那么大年纪！再说，这怎么能拉在一起，这怎么可能！”

小胡说：“这你就不懂了，年纪大怎么了？年纪大才会玩！知道他们在哪儿干的吗？就在老张的办公室！据说捉住他们的时候，一对老鸽子还在玩花样呢！人到老了才会玩！”

小林懵在那里。小胡拎着暖壶一个人走了。走到门口又伸回脑袋：

“再告诉你吧，捉住他们的，还不是别人，是老张的老婆！据说操了好几天心！”

小林继续在那里懵。娘啊。这是哪跟哪的事呀！这怎么可能！这老张、女老乔，都是一本正经的人啊！平时怎么一点看不出？但接着想了想，这两天女老乔没有来上班，也没讲明什么原因，昨天中午还见老孙老何在那里兴奋地交头接耳。看他进去，忙不说了，装着说别的事，看来有点像出了事；又想起似乎在办公楼见到老张的老婆，红着眼睛从熊局长办公室走出。当时他还心里纳闷：帮他们搬过家，怎么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怪他们忘恩负义，现在一想，是啦，出了事！娘的，不知不觉中——出了事！

小林一边想，一边摇着头感叹，回到办公室。由于今天不像昨天，老张出了事已不算秘密，大家已没必要像昨天一样相互封锁和防范，所以大家也在办公室公开讨论了。老孙也开朗了，红光满面地，见小林提水回来了，大家也都在，于是像传达中央文件一样，敲敲杯子说：

“上班之前，我说一件事。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像当年林彪叛逃一样，大家一听传达都吃惊，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会叛逃？可他就是叛逃了！所以我说一件事，大家也会吃惊，那就吃惊吧！不过吃完惊再一分析，也许就不会吃惊了。我刚一听说也吃惊，后来就不吃惊了！什么事都不是三天两天酝酿起来的，都有一个过程，只是我们平时麻痹大意，对这个过程注意不足。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大，但也不小，就是从咱们办公室出去的老张，和咱们办公室的老乔，出了作风问题，让人给捉住了！本来这事不该咱管，咱们处不管这事，也没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捉奸的是老张同志他老婆，他老婆告奸告到了局里。也许有的同志要问，这事既然与咱们没关系，上班之前传达它干什么？但我想想了想，觉得也有必要，也与咱们工作上有联系，于是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张同志出了问题，组织上已经让他停职检查，他以前不是分管咱们处和六处七处吗？现在局里通知，六处七处由徐副局长兼管，咱们处呢，就有熊局长亲自管起来……”

老孙传达完，大家又开始议论。议论起这种事就没个完。小林抽空到楼里转了转，别的处室也同样在议论，而且大家补充了许多细节，老张与女老乔是怎么挂上的，具体干了几次，干这次时在房间里的具体细节，老婆是怎么知道的，这次捉奸是怎么撞开门的，撞开门两个还是光的，老婆不让两人穿衣服，喊来了熊局长，让熊局长开了眼界等等……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下班，从下班坐班车，一直到班车把各人送到站，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并且每人又把这新闻带回了家，传达给了自己的丈夫或老婆。

其实，老张出事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复杂。事情是这样的。这天中午，老张在办公室吃完饭（中午吃的三两大米，一份炒芹菜，一小碟猪肚），剔了剔牙，就要躺到长沙发上因个觉。这时女老乔推门进来，说要找老张汇报工作。老张当时还有些不满意，怪她打扰自己睡午觉。但想起自己已经是副局长了，不能跟下边同志一般见识，就拍了拍沙发，让她坐下。女老乔说是汇报工作，其实是想争取自己副处级调研员的事。说了半天，说请局领导考虑，自己反正是快退休了，找领导也就这一次。老张想快点把她支走好睡觉，就说：

“好，好，下次局里开会，我帮你提一提！”

老张这么痛快地应承下来，没想到女老乔激动起来，激动得像个少女，一下将手拍在老张的像蛤蟆肚一样的厚手背上，说：

“老张，你到底是咱处出来的！别人都欺负我，惟有你关心我！”

接着就抽抽嗒嗒有哭起来的意思，还用纱巾擦眼睛。老张见她将手放到自己手掌上，心中也有些激动。因为活了五十多年，长了一副猪脖子，世界上除了老婆对他有意思，别的女人没对他有过什么意思。女老乔又一哭，他心中不禁有些骚动，转脸一看，看她哭得像个少女——老张与女老乔前后脚进单位，当初女老乔年轻时，模样还是不错的，比现在的女小彭还好。于是就拍了拍女老乔的肩膀：

“不要哭小乔，不要哭小乔，有我哪！”

老张一说“小乔”，女老乔真以为自己是当年的少女——也是一时疏忽大意，就将肩膀靠到了老张的怀里。老张也是一时疏忽，忘记控制自己，就笨拙地在女老乔身上胡乱摸起来——正在这时，老张的老婆推门进来——老张老婆一般从来不到老张单位来，也是活该出事，这天身上不舒服，请假提前回家休息，到家又发现忘带了钥匙，便来找老张，谁知一推门发现老张正干这事，本来身体就不舒服，情绪不好，现在瞧见老张背着她和别的女人在办公室摸摸索索，就醋意大发，当场闹了起来，扯住女老乔扇了两个嘴巴，然后哭哭啼啼跑到隔壁老熊屋子里，让老熊去看看老张在干什么！老张当时给弄懵了——本来他们俩从来都正经，正经了几十年，没想到老了老了，出了问题，所以直到老熊进来，老张的手还没有从女老乔腿裆里抽出去（隔着裤子）。老熊当时就说：

“看看，看看，老张，你成了什么样子！”

镇定下来，女老乔、老婆、老熊都走了，老张一身瘫软，才明白自己今天干了什么。他后悔不已，娘的，狐狸没打着，惹了一身骚不是。他一下午没出办公室门，尿泡都憋疼，也没有出去。第二天就不好再来上班。局里也通知他，让他在家写检查。女老乔也自动不再来上班。老张与女老乔身处两地，冷静下来，都开始后悔，开始相互埋怨对方。女老乔埋怨：

“这个贼老张，原来不安好心，你不该乘人之危！”

老张埋怨：

“这个鸡巴老乔，果然不是东西，她一挑逗不要紧，把我给毁了！”

但老张到底是领导，比女老乔强，女老乔只埋怨老张，好像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在家委屈得哭，老张还想：

“当然，老乔不是东西，我也有责任！”

老张一不上班，老张老婆也不上班，用沙发抵住门，不让老张出去，不让他写检查，让他先给自己解释清楚，让他交待一共多少次，和女老乔之前，又有多少个，每个多少次……老张输了理，也不好发脾气，只是一遍遍地说：

“我不是说了，没有真干，要不还不插门！”

老婆哭道：

“我不管你插门不插门，如果没干，她会让你的手摸她那个地方？还不如抓电或是喝它瓶农药。”

所以老张还得防着，不能让老婆抓电或喝农药。

老张一出事，单位热闹了。原来老张所以能提副局长，是部、局两派斗争的结果，提了他这么个中间派。现在中间派出了毛病，部、局两派又都开始利用此事攻击对方，说老张是对方提的，看提得多么不合适！双方一相互攻击，又都积极起来整治老张。证明老张不是自己提的。于是部里、同里作出决定，一面让老张在家写检查，一边就停了他的职，一边让组织处重新调查老张，于是组织处就下到老张过去当处长的办公室调查他。

一听说要调查老张，老孙高了兴，高兴得手舞足蹈。连明打夜整理发言，连星期日也没过。他想：

“鸡巴老张，大概没有想到今天，过去你总×我的娘，×了二十多年，现在我好好××你！”

接着又找老何，说：

“老何，组织处让调查老张，你也准备准备！”

老何还有些犹疑：“老张以前跟咱们在一块，这样做不大合适吧！”

老孙对老何又生了气：

“你也真是太没立场了！以前是在一块，可他升副局长以后，给以前在一块的同志办了多少好事？不办好事咱不怪他，还净他妈给人垫砖头！你我为什么提不起来？还不是他在那里捣蛋！现在这尊菩萨要倒，你不管，他要再站起来，又没你我的天下。活了几十年，这点道理都不懂……”

经老孙开窍指导，老何明白过来，连连说：

“对，对，老孙，我听你的，整他的材料！过去他在处里，也爱跟七处的王虹嘻嘻哈哈！”

老孙：“这就对了，你再找找小林，让他积极性也高一些！”

老何就去找小林谈。小林本来对这事已不感兴趣了。他看到单位一片混乱，连老张女老乔这样的人都乱搞男女关系，自己还帮他们搬家，找他们汇报思想，“五一”给他们送礼，整天低三下四看他们的脸色说话，现在他们出了事，让小林怎么办？真感到自己这积极是荒唐，于是决定自己今后破碗破摔、不再积极了。他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谁也不怕他孙子。所以这几天他上班来得晚，天天迟到，也不扫地打水了，上班坐一会，又溜出去打乒乓球去了。可因为这几天单位混乱，老孙老何并没有发觉小林反常，拎起水瓶没水，以为是自已喝光了，没有想到是小林没打水。于是老何找小林，让他也揭发老张，当时小林刚打完乒乓球，要穿衣服回家看女儿，就带搭不理地对老何说：

“你们揭发吧，跟我没关系，我又不是党员！”

老何听这话吃了一惊，但并没有理解小林的意思，而是接上去说：

“小林，怎么跟你没关系？你不是党员，还不是女老乔闹的？现在女老乔倒了，你不是可以入了？这点道理，你怎么不明白呢？”

老何用老孙对自己的一套，开导小林。

小林一经开导，马上恍然大悟。可不，事情差点让自己给耽误了。老何说得是，过去积极不见成效，就因为女老乔是障碍，现在障碍倒了，自己不是可以过去了？事到如今，自己不该失去信心。如现在失去信心，那真是太傻了，过去几年都白积极了。还是自己一时糊涂，要破碗破摔。太大意太大意，破碗不该这时候摔，还是要积极。于是朝自己脑袋上猛拍一掌，连连对老何说：

“老何，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接着就又积极起来，忙扫地；扫完地，又忙去打水。老何跟在他身后说：

“不是让你扫地打水，是让你揭发女老乔和老张！”

小林累得满头大汗，说：

“揭发，揭发！”

第二天，小林准时上班，上班扫完地打完水，开始和办公室其他同志一起，整理老张女老乔的材料。

女小彭也恨女老乔，她也参加进来。但她革命只革一半，不整老张，老何擦着新眼镜启发她：

“你忘了，老张说过你‘思路混乱’！”

女小彭说：“那我也不整老张，我只整老乔。这事肯定不怪老张，只怪女老乔。我早就看她不是东西，老妖精似的！那时她一不上班，老孙还怕她，到她家里请爷爷奶奶一样请她！看看，请出事来了不是！当初要不请她来上班，还出不了这事！要揭，我还揭老孙，老孙对这事也有责任！”

老孙在一边说：“好啦好啦，你爱揭谁揭谁，光揭老乔也可以。”

于是大家分头揭起来。

这天下午，组织处来人，听他们揭材料，组织处处长痔疮也好了，也来听会。大家发言都很踊跃，组织处很满意。

女老乔的丈夫到单位来了，来代女老乔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据说她在家连续闹了好几天，子宫又犯了毛病。她有气无处撒，就将枪口对准了小保姆。小保姆见她犯病，就提出辞职。女老乔打了她一巴掌，撵了出去。然后女老乔就将枪口对准了丈夫。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你看怎么办吧！是分居。还是离婚，逼丈夫表态。女老乔丈夫是个白白净净的小老头，怕女老乔怕了一辈子，这时心里虽然窝囊，但看老乔要死要活的，逼他表态，他只好硬着头皮一个劲儿地说：

“老乔，放心，我相信你！”

说“相信”还不成，女老乔又说：

“我今后没法活了，你说怎么办吧！”

丈夫说：“单位不好，咱不去单位，咱提前退休，我去给你办退休手续！”

丈夫来到单位，到组织处办退休手续。办完退休手续，又来办公室搬女老乔的东西。这白净小老头很有意思，他似乎并不为女老乔出了事感到羞愧，来到以后，像到这来联系工作一样，客客气气与每个人点头致意。然后就收拾起女老乔的东西。大家虽然平时都讨厌女老乔，但在前几天揭材料过程中都揭了；现在人家丈夫来了，不能太过不去，都与他客客气气点头，老何小林还过去帮他捆扎东西。惟有女小彭不理睬人家，人家与她点头，她将脸别到了一边。女老乔丈夫走后，大家说女小彭太小气，女小彭说：

“恶心！”

又继续照起了自己的镜子。

老张在家检查十天，又开始重新上班。本来部里局里的意思，老张得再停一段才能上班，上班后的工作要重新考虑，但副局长老徐突然心脏病复发，住院治疗，局里一下顾不过来，便通知老张提前来上班。本来出了这事，老张是要降职的，部里局里两派人，都要将他搞下去，但两派人为了换谁又打起架来。情况反映到部长那里，部长有些生气，说还像个国家机关吗？整天争来斗去的，还是让不争的当好。恰好部长国庆节前要出国访问，于是快刀斩乱麻地决定，副局长还是由老张来干，不撤职了。两个人没有真正在一起，问题也不是太严重，党内处理一下算了。于是老张又捡了个便宜，行政上没受处分，只在党内给了个警告。老张重新上班，自然对部长十分感激，于是下决心改正以前的缺点，把工作抓上去。虽然老张有这个决心，但他毕竟是出了事，局里其他局长就暗下低看他三分，不再把他放到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出了这事，老张也知趣，比以前谦虚谨慎许多。局长楼里出来进去，上来下去，碰上别的人，人家跟他打招呼：

“吃了老张？”

老张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别人不在乎，而是弯下身说：

“您吃了孔老？”

坐小车上上班，他也不再跟人比着碰车门，悄悄关上门，跟在别人后头走，眼睛也不东张西望，对司机和颜悦色许多。到单位也不乱串门，就在办公室马不停蹄地办公。时间一长，大家倒说：

“老张出事也是好事，比以前谦虚谨慎许多。”

在家里，老婆也不再跟他闹了。像治枪伤一样，时间一长自然就好了。只是睡觉老给他个脊背，脊背就脊背吧，只要安静就好。家庭又开始正常运转。倒是老张听到女老乔提前退休，从此不再来上班的消息，心中有些黯然，私自感叹：

“都是我害了她！”

怀着一份内疚，对下属的同志们更加体贴。只是单位的女同志作怪，自老张出事以后，不敢跟老张多说话，似乎谁多接触了老张，谁就跟老张一样不正经。连送文件的小姑娘，都是放下就走，不像以前那样站下说两句话。这倒引起了老张的愤怒：

“都他妈的装假正经，像是我见谁操谁一样！”

过了有十天，处里也突然发生变动。局里突然下文，提老何当副处长。老何当然高兴，咧着大嘴在办公室笑，不时摘下眼镜在衣襟上乱擦。老孙没提，没能由副处长提升为正处长。按说这次提升，应该有老孙。老孙自我感觉也不错，该忙乎的都忙乎了，觉得有把握，谁知事到临头却没有他，弄得几个月瞎忙乎了。老孙觉得受打击很大，弄得挺惨。而新提升的老何，那不掩饰的高兴，又激怒了老孙。老孙和他结成联盟，领他干这干那，没想到临到头自己什么没捞着，倒让他弄了个合适。老孙前后左右找原因，找来找去，又找到老张头上，准是自己要提升，提了提了，提之前这家伙又上了班，看我前几天揭他的材料，给我的打击报复。他感到部里局里对老张的处理太轻，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他身为局长，不在里面办公，在里面乱搞男女关系，却只给了个党内警告，太轻。这也是不正之风。不然自己也不会受打击报复。其实老孙弄错了，又一次错怪了老张。这次他没得到提拔，和老张没关系，应该怪组织处那个长痔疮的处长。本来前几天局里已内定提拔老孙当处长，提拔老何当副处长，就等下文件了。没想到长痔疮的处长到办公室听揭老张女老乔的材料，那次会上老孙发言很积极，满腔愤怒，满嘴唾沫星，给处长留下的印象很不好。当然，揭材料是要揭，但也不至于这样不稳重。于是回去向老熊汇报，建议这次提拔只提老何为副处长，不提老孙，让他先“挂起来”，先全面主持工作，而职务等考察一段再说。组织处长这么说，老熊没有言声。在下次局委会上，他将这事提出来让大家重新议一议。老张这时已经上班，参加了这次会议。但老张没说对老孙不利的话，倒是经过一次挫折以后，对任何人都良心发现，提出建议提拔老孙，说他工作能力不错。虽然他也听到老孙揭他材料很积极，他还是良心发现，认为同志们

不容易。局委会上有人替老孙说话，本来老孙可以过去组织处长设置的一关，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替老孙说话的是老张而不是别人，这就使问题复杂了。因老张刚犯过错误，各方面不应该和其他局长平起平坐，老张也自觉，在各方面做得不错，不与大家平等。但听他在局委会上发言的态度，似乎还是要平等，于是大家心里不服，纷纷说：

“建议挂一段！”

“老张不要感情用事，提拔干部慎重为好。提错了，就不好再打下去。这是有教训的！”

“观察一段再说！”

就这样，老孙就得再“挂一段”，“观察一段”，防止提错。老张替老孙说话，谁知还不如不替说。但这些情况老孙哪里知道，还以为真是老张使了坏心，兀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气。有时想着想着又想通了，当官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当来当去没个完，何必去赌气；可有时想来想去就又想不通了，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不比人差，为什么别的人能升上去，自己倒被人暗算。有时在外边能想通，可一到单位就又想不通了。到办公室又见过去的同盟现在的同级老何那么肤浅，在那里高兴个没完，心里更气，后来急火攻心，得了肝病，住进医院。

老孙住进医院，办公室就由老何主持工作。说是主持工作，其实女老乔退休，老孙住进医院，就剩下小林与女小彭。但老何也十分满足，挺知心地跟小林女小彭说这说那。老何说：

“就剩咱们三个人了，咱把工作搞好，也不会比别的处室差。人多怎么了？人多也不一定力量大！”

由于老何当了副处长，元旦前单位调整房子，里面调整的户头就有老何，让他由牛街搬到右安门一幢楼房里，两居室。老何喜事一个接一个，听到这消息，瘦高的汉子，一下蹲在办公室哭了。把刚买不久的新镜片也给弄湿了。也是一时激动，当时办公室女小彭不在，就剩下小林，老何当时对小林说：

“小林，你不用怕，我不会当了领导，就忘了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你放心，这不是女老乔在时的办公室了，你的入党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下次党内开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小林好长时间没有好消息了，听到老何的话，心中自然也很高兴，说：

“老何，咱们在一起也好几年了，谁还不知道谁？虽然现在你当了领导，为人处事的态度并没有变。我也争取把工作干好，不给你丢脸！”

两人说得很知心，下班时，老何买回家一只烧鸡庆贺，小林也跟着买回家一只庆贺。回家小林老婆却有些不高兴，问为什么买烧鸡，花那么多钱。小林兴冲冲将原因说了。老婆说：

“那也不该买烧鸡嘛！为入一个党，值得买那么贵的烧鸡吗？买一根香肠也就够了！”

元旦到了。单位又从张家口拉了一车梨，给大家分分。这次车没有坏，梨拉回来都是好的。分梨时，杂草在办公室楼前弄了一地。老何、小林将梨抬到办公室，又借杆秤进行第二次分配。大家又都分头找盛梨的家伙。由于梨好，大家在办公室都没舍得吃，所以地上梨皮不多，省得小林打扫。

老孙出院了。出院以后，精神状态仍然不太好，脸蜡黄，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也不说话，处里的工作也不大管，交给了老何。老何积极性倒蛮高，遇到工作楼上楼下跑。但他有时积极不到地方，容易出现差错。一次局里让处里起草一个文件，老何亲自下手，洋洋三十页交上去，被老熊批了个“文不对题”，并将组织处长叫上来，说这么一个同志怎么提上来了？把组织处长弄得满头是汗，承认提拔干部提拔错了。但既然提上来了，两居室也住上了，就不好再将他弄下来。老熊也没顾上追究，只是说：

“下次注意！”

本来局里是让老孙全面主持办公室的工作。因老孙耿耿于怀没给自己提正处长，所以也不主持。鉴于这种情况，局里认为，这办公室领导需要加强。老孙这么一个精神状态，“挂”他一段就受不了，肯定是不能再提正处长。所以决定适当时候从外派过去一个正处长。老孙得到这个消息，更没了积极性，上班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还迟

到早退，自己的办公桌也不收拾，蒙满了灰尘，有点破碗破摔，像小林刚来单位不懂事的时候。组织处长看到这样倒高兴，说虽然提拔老何是错的，但当时没有提拔老孙却是对的。这个人太小心眼，太经不起风浪，如提他当正处长，肯定也会像提拔老何一样，挨老熊的批评。

小林情况这一段倒不错。上次老何说帮他入党，倒真给他用劲，在支部会上提出让大家议。可他这个人虽然提了副处长，鉴于他平时的罗嗦和女人作风，大家并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说话没什么市场。老孙那时又在医院，没有参加会，老何势单力薄，所以小林的事并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倒是别的处的党员，说话占了上风，确定了几个发展对象，都是别的处的。

小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当然沮丧。可沮丧两天又来了一个好消息。老何搬家住进了两居室，牛街大杂院的一间平房腾了出来，那地方太偏僻，又是回民区，大家都不愿意到那里去住，最后平衡来平衡会，决定叫小林搬家。小林一听这消息很高兴，甚至比听到让他入党还高兴。因为入党还不是为了提拔，提拔还不是为了吃、穿、住房子？现在这时候，崇高的话都别讲了。虽是牛街，虽是回民，房子也不大，但总是自己独立，不再跟那家泼妇合居；但他不知道这地方对不对老婆的心思，所以带着好消息回家，也有些提心吊胆，接受上次教训，为了庆贺，买了一根香肠。没想到回到家，老婆听到这消息例高兴，说：

“牛街好，牛街好，我爱吃羊肉！再说只要脱离了那个泼妇，让我住到驴街也可以！”

又问为什么买香肠，不买一只烧鸡？

小林说：“上次买了只烧鸡，落了一顿埋怨！”

老婆说：“上次是入党，这次应该买烧鸡。”

所以小林这一阵情绪，倒是比别人好些。

女小彭情绪还那样。自从女老乔提前退休以后，女小彭没了对立面，活得倒挺开心，经常在办公室打毛衣。但作为一个女同志，长期没有对立面也别扭。老何是新提的副处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经常让女小彭这样那样，久而久之，女小彭就把他当作对立面，动不动就呛他两句。好在老何是肉脾气，大家让着他他就来劲说人家，人家呛他两句他也不恼，反过来还担心别人心里窝气不窝气，所以两人还合得来，没像跟女老乔一样，成为对抗性矛盾。

老张仍坐着轿车来单位上班。和女老乔那件事已过去两个月了，大家也感到那话题没了什么滋味，例都开始与老张接触。女孩子再也不想见了老虎。老张呢，夹着尾巴做了一阵子人，熬过了艰难时期，也就熬出了头，精神仍恢复到了出事之前。家里老婆也不闹了，有时还把那件事当玩笑开开。局长楼上来下去见到其他人，开始感觉到可以平起平坐、平等问候了。上下班仍可以放胆碰车门。一次在单位老张上厕所，正好碰到老孙。厕所的间隔板坏了，拆下去修补，两个茅坑成了一间。两人蹲到一间屋里，都感到别扭。这时老孙仍记着许多疙疙瘩瘩的事。倒是老张经过一次挫折的洗礼，心里纯洁许多，自动拆去了和老孙的一些隔阂。他也不知道老孙因为没有提上去心里委屈，于是语重心长地说：

“老孙哪，我想对你说句话。”

老孙也不好一下掰了面子，说：

“你说，你说。”

老张说：“你这个同志呀，各方面都好，就是缺少一个字，缺少一个‘熬’。熬过艰难时候，往后情况就好转了。”

当时老孙没有说什么，但等揩过屁股提上裤子走出厕所，心里发了怒，不禁心里骂道：

“你他妈人面兽心，自己乱搞男女关系。还教训我缺这缺那片……”

心里又骂世道不公平，老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行政上没有处理，又让他当副局长熬过了错误时期；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党拉马坠镫，最后被一脚踢开，这怎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三十号这天，上午分梨，中午会餐。大家又分头买菜在一块吃。不过吃得很沉闷。老孙不说话，女小彭打毛衣，小林给大家分过梨，盘算要占草篓，好当一个搬家的工具；只有老何想调节气氛。为了调节气氛，他故意说了几个笑话。不过笑话说得挺蹩脚，大家没笑，倒更加觉得没意思。于是草草吃完就各人提着各人分得的梨，分头下楼回家。

小林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因他要搬草篓。等他搬着草篓来到楼下，不巧碰到女老乔。女老乔突然在单位出现，确实让人吃惊。几个月不见，女老乔似乎比过去消瘦一些，眼睛下边多了两个肉布袋。虽然女老乔过去限制过小林入党，处处与他为难，但前一段揭发女老乔时，小林该揭的都揭了，现在人家成了落水狗，自己也没必要非学鲁迅；倒是现在一见消瘦下去的女老乔，小林还为过去揭发她的材料感到内疚，于是主动上前与女老乔打招呼：

“老乔，你来了？”

女老乔看到小林，也有些吃惊；见小林来跟她说话，又有些感动。过去自己毕竟在入党问题上卡过他。现在这年轻人不计前隙，来与自己说话，品质果然不错（刚才老孙与女小彭见了她，除了露出吃惊，都没与她说话），于是说：

“小林，下班了？”

小林说：“下班了，今天你有空了？”

女老乔说：“有空了。我给你说小林，我从明天起，就不在北京住了。”

小林说：“不在北京住，那你往哪里住？”

女老乔说：“我随我丈夫到石家庄。临走，来这看看。我从二十二岁来到这单位，在这干了三十二年。现在要走了，来这看看。”

小林明白了女老乔的意思，忽然有些辛酸。他想对女老乔再说些什么，但这时班车已经快开了。小林只好一手提着一包梨，一手提着一个草筐，匆匆忙忙说：

“老乔，再见！”

女老乔说：“再见！”

1988.12，北京十里堡